

資質通鑑

貴
質
通
鑒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九十二

讀史彙纂卷之九十二 司馬光奉

勅編集

後周紀三

起開禧攝提格五月盡癸未執徐二月凡一年有奇

太祖聖神恭肅文武孝皇帝下

顯德元年五月甲戌朔王逵自潭州遷于朗州以周行逢知潭州事以潘叔嗣為岳州團練使 丙子帝至晉陽城下旗幟環城四十里楊衮疑北漢代州防禦使鄭處謙貳于周召與計事欲圖之處謙知之不往衮使胡騎數十守其城門處謙殺之因閉門拒衮衮奔歸契丹契丹主怒其無功囚之處謙舉城來降丁丑置靜塞軍於代州以鄭處謙為節度使契丹數千騎屯忻代之間為北漢之援庚辰遣苻彥卿等將步騎萬餘擊之彥卿



卿入忻州契丹退保忻口丁亥置寧化軍於汾州以石沁二州
隸之代州將桑珪解文遇殺鄭處謙誣奏云潛通契丹苻彥卿
奏請益兵癸巳遣李筠張永德將兵三千赴之契丹游騎時至
忻州城下丙申彥卿與諸將陳以待之史彥超將二十騎爲前
鋒遇契丹與戰李筠引兵繼之殺契丹二千人彥超恃勇輕進
去大軍浸遠衆寡不敵爲契丹所殺筠僅以身免周兵死傷甚
衆彥卿退保忻州尋引兵還晉陽府州防禦使折德宸將州兵
來朝辛丑復置永安軍於府州以德宸爲節度使時大發兵夫
東自懷孟西及蒲陝以攻晉陽不克會乂兩士卒疲病及史彥
超死乃議引還初王得中返自契丹值周兵圍晉陽留止代州
及桑珪殺鄭處謙囚得中送于周軍帝釋之賜以帶馬問
虜兵何時當至得中曰臣受命送楊衮它無所求或謂得中曰

契丹許公發兵公不以實告契丹兵即至公得無危乎得中太
息曰吾食劉氏祿有老母在園中若以實告周人必發兵據險
以拒之如此家國兩亡吾獨生何益不若殺身以全家國所得
多矣甲辰帝以得中欺罔縊殺之乙巳帝發晉陽匡國節度使
藥元福言於帝曰進軍易退軍難帝曰朕一以委卿元福乃勒
兵成列而殿北漢果出兵追躡元福擊走之然軍還忽遽無糧
數十萬在城下者悉焚弃之軍中訛言相驚或相剽掠軍須失
亡不可勝計所得北漢州縣周所置刺史等皆弃城走惟代州
桑珪旣叛北漢又不取歸周嬰城自守北漢遣兵攻拔之乙酉
帝至潞州甲子至鄭州丙寅謁嵩陵庚午至大梁帝違衆議破
北漢自是政事無大小皆親決百官受成於上而已河南府推
官高錫上書諫以爲四海之廣萬機之衆雖堯舜不能獨治必

擇人而任之今陛下以身親之天下不謂陛下聰明睿智足以兼百官之任皆言陛下褊迫疑忌舉不信羣臣也不若選能知人公正者以爲宰相能愛民聽訟者以爲守令能豐財足食者使掌金穀能原情守法者使掌刑獄陛下但垂拱明堂視其功過而賞罰之天下何憂不治何必降君尊而代臣職屈貴位而親賤事無乃失爲政之本乎帝不從錫河中也北漢主憂憤成疾悉以國事委其子侍衛都指揮使承鈞河西節度使申師厚不俟詔擅奔鎮入朝署其子爲留後秋七月癸酉朔責授率府副率 丁丑加吳越王錢弘俶天下兵馬都元帥癸巳加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范質守司徒以樞密直學士工部侍郎長山景範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判三司加樞密使同平章事鄭仁誨兼侍中乙未以樞密副使魏仁浦爲樞密使

范質既爲司徒司徒竇貞固歸洛陽府縣以民視之課役皆不免貞固許於留守向訓訓不聽

初帝與北漢主相拒於高

平命前澤州刺史李彥崇將兵守江猪嶺遏北漢主歸路彥崇聞樊愛能等南遁引兵退北漢主果自其路遁去八月己酉貶彥崇率府副率

己巳廢鎮國軍

初太祖以建雄節度

使王晏有拒北漢之功其鄉里在滕縣徙晏爲武寧節度使晏少時嘗爲羣盜至鎮悉召故黨贈之金帛鞍馬謂曰吾鄉素名多盜昔吾與諸君皆嘗爲之想後來者無能居諸君之右諸君幸爲我語之使勿復爲焉者吾必族之於是一境清肅九月徐州人請爲之立衣錦碑許之

冬十月甲辰左羽林大將軍

孟漢卿坐納藁稅場官擾民多取耗餘賜死有司奏漢卿罪不

至死上曰朕知之欲以懲衆耳

己酉廢安遠永清軍

通鑑三百九十二
三
初宿衛之士累朝相承務求姑息不欲簡閱恐傷人情由是羸老者居多但驕蹇不用命實不可用每遇大敵不走即降其所以失國亦多由此帝因高平之戰始知其弊癸亥謂侍臣曰凡兵務精不務多今以農夫百未能養甲士一柰何浚民之膏澤養此無用之物乎且健懦不分衆何所勸乃命大簡諸軍精銳者升之上軍羸者斥去之又以驍勇之士多爲諸蕃鎮所苦詔募天下壯士咸遣詣闕命

太祖皇帝選其尤者爲殿前諸班其騎步諸軍各命將帥選之由是士卒精彊近代無比征伐四方所向皆捷選練之力也戊辰帝謂侍臣曰諸道盜賊頗多討捕終不能絕蓋由累朝分命使臣巡檢致藩侯守令皆不致力宜悉召還專委節鎮州縣責其清肅河自楊劉至于博州百二十里連年東潰分爲二派

匯爲大澤彌漫數百里又東北壞古堤而出灌齊棣淄諸州至
于海涯漂沒民田廬不可勝計流民采捇稗捕魚以給食朝廷
屢遣使者不能塞十一月戊戌帝遣李穀詣澶鄆齊按視隄塞
役徒六萬三十日而畢

北漢主疾病命其子承鈞監國尋
殂遣使告哀于契丹契丹遣驃騎大將軍知內侍省事劉承訓冊
命承鈞爲帝更名鈞北漢孝和帝性孝謹旣嗣位勤於爲政愛
民禮士境內粗安每上表於契丹主稱男契丹主賜之詔謂之
兒皇帝 馬希萼之帥羣蠻破長沙也府庫累世之積皆爲
叙州蠻酋苻彥通所掠彥通由是富彊稱王於谿洞間王逵旣
得湖南欲遣使撫之募能往者其將王虔朗請行旣至彥通盛
侍衛而見之禮貌甚倨虔朗厲聲責之曰足下自稱苻秦苗裔
宜知禮義有以異於群蠻昔馬氏在湖南足下祖父皆北面事

之今王公盡得馬氏之地足下不早往乞盟致使者先來又不接之以禮異日得無悔乎彥通慙懼起執虔朗手謝之虔朗知其可動因說之曰溪洞之地隋唐之世皆爲州縣著在圖籍今足下上無天子之詔下無使府之命雖自王於山谷之間不過蠻夷一酋長耳曷若去王號自歸於王公王公必以天子之命授足下節度使與中國侯伯等夷豈不尊榮哉彥通大喜即曰去王號因虔朗獻銅鼓數枚於王逵逵曰虔朗一言勝數萬兵眞國士也承制以彥通爲黔中節度使以虔朗爲都指揮使預聞府政虔朗桂州人也逵慮西界鎮遏使錦州刺史劉瑫爲邊患表爲鎮南節度副使充西界都招討使 是歲湖南大饑民食草木實武清節度使知潭州事周行逢開倉以賑之全活其衆行逢起於微賤知民間疾苦勵精爲治嚴而無私辟署

僚屬皆取廉介之士約束簡要吏民便之其自奉甚薄或譏其太儉行逢曰馬氏父子窮奢極靡不恤百姓今子孫乞食於人又足効乎

世宗睿武孝文皇帝上

顯德二年春正月庚辰上以漕運自晉漢以來不給斗耗綱吏多以虧欠抵死詔自今每斛給耗一斗

定難節度使李彝

興以折德宸亦爲節度使與己並列耻之塞路不通周使笑未上謀於宰相對曰夏州邊鎮朝廷向來每加優借府州徧小得失不繫重輕且宜撫諭彝興庶全大體上曰德宸數年以來盡忠勦力以拒劉氏柰何一旦弃之且夏州惟產羊馬貿易百貨悉仰中國我若絕之彼何能爲乃遣供奉官齊藏珍齎詔書貴之彝興惶恐謝罪

戊子蜀置威武軍於鳳州

辛卯初令

通鑑二百六十二
翰林學士兩省官舉令錄除官之日仍署舉者姓名若貪穢
敗官並當連坐 契丹自晉漢以來屢寇河北輕騎深入

無藩籬之限郊野之民每困殺掠言事者稱深冀之間有胡盧
河橫亘數百里可浚之以限其奔突是月詔忠武節度使王彥
超彰信節度使韓通將兵夫浚胡盧河築城於李晏口留兵戍
之帝召德州刺史張藏英問以備邊之策藏英具陳地形要
害請列置戍兵募邊人驍勇者厚其稟給自請將之隨便宜
討擊帝皆從之以藏英為沿邊巡檢招收都指揮使藏英到官
數月募得千餘人王彥超等行視役者嘗為契丹所圍藏英引
所募兵馳擊大破之自是契丹不敢涉胡盧河河南之民始得
休息 二月庚子朔日有食之 蜀夔恭孝王仁毅卒

壬戌詔羣臣極言得失其略曰朕於卿大夫才不能盡知面不

能盡識若不采其言而觀其行審其意而察其忠則何以見器略之淺深知任用之當否若言之不入罪實在予苟求之不言咎將誰執

唐主以中書侍郎知尚書省嚴續爲門下侍郎同平章事

三月辛未以李晏口爲靜安軍

帝常憤廣

明以來中國日戚是及高平旣捷慨然有削平天下之志會秦州民夷有詣大梁獻策請恢復舊疆者帝納其言蜀主聞之遣客省使趙季札按視邊備季札素以文武才略自任使還奏稱雄武節度使韓繼勳鳳州刺史王萬迪非將帥才不足以禦大敵蜀主問誰可往者季札自請行丙申以季札爲雄武監軍使仍以宿衛精兵千人爲之部曲

帝以大梁城中迫隘夏四月乙

卯詔展外城先立標幟俟今冬農隙興板築東作動則罷之更

俟次年以漸成之且令自今葬埋皆出所標七里之外其標內

通鑑二百九十二
侯縣官分畫街衢倉場營廨之外聽民隨便築室

丙辰蜀

主命知樞密院王昭遠按行北邊城寨及甲兵

上謂宰相

曰朕每思致治之方未得其要寢食不忘又自唐晉以來吳蜀幽并皆阻聲教未能混壹宜命近臣著爲君難爲臣不易論及開邊策各一篇朕將覽焉比部郎中王朴獻策以爲中國之失吳蜀幽并皆由失道今必先觀所以失之之原然後知所以取之之術其始失之也莫不以君暗臣邪兵驕民困姦黨內熾武夫外橫因小致大積微成著今欲取之莫若反其所爲而已夫進賢退不肖所以收其才也恩隱誠信所以結其心也賞功罰罪所以盡其力也去奢節用所以豐其財也時使薄歛所以阜其民也侯羣才旣集政事旣治財用旣充士民旣附然後舉而用之功無不成矣彼之人觀我有必取之勢則知其情狀者願爲間

謀知其山川者願爲鄉導民心旣歸天意必從矣凡攻取之道
必先其易者唐與吾接境幾二千里其勢易擾也擾之當以無
備之處爲始備東則擾西備西則擾東彼必奔走而救之奔走
之間可以知其虛實彊弱然後避實擊虛避彊擊弱未須大
舉且以輕兵擾之南人懦怯聞小有警言必悉師以救之師數動
則民疲而財竭不悉師則我可以乘虛取之如此江北諸州將悉
爲我有旣得江北則用彼之民行我之法江南亦易取也得江
南則嶺南巴蜀可傳檄而定南方旣定則燕地必望風內附若
其不至移兵攻之席卷可平矣惟河東必死之寇不可以恩信
誘必當以彊兵制之然彼自高平之敗力竭氣沮必未能爲邊
患宜且以爲後圖俟天下旣平然後伺間一舉可擒也今士卒
精練甲兵有備羣下畏法諸將効力期年之後可以出師宜自

夏秋蓄積實邊矣上欣然納之時羣臣多守常偷安所對少可取者惟朴神峻氣勁有謀能斷凡所規畫皆稱上意上由是重其器識未幾遷左諫議大夫知開封府事上謀取秦鳳

求可將者王溥薦宣徽南院使鎮安節度使向訓上命訓與鳳翔節度使王景客省使高唐胥居濶偕行五月戊辰朔景出兵自散關趣秦州救天下寺院非勅額者悉廢之禁私度僧

尼凡欲出家者必俟祖父母父母伯叔父之命惟兩京大名府京兆府青州聽設戒壇禁僧俗捨身斷手足煉指挂燈帶鉗之類幻惑流俗者令兩京及諸州每歲造僧帳有死亡歸俗皆隨時開落是歲天下寺院存者二千六百九十四廢者三萬三千三十六見僧四萬二千四百四十四尼一萬八千七百五十六王景拔黃牛等八寨戍寅蜀主以捧聖控鶴都指揮使保寧節

度使李廷珪爲北路行營都統左衛聖步軍都指揮使高彥儔爲招討使武寧節度使呂彥珂副之客省使趙崇韜爲都監

蜀趙季札至德陽聞周師入境懼不敢進上書求解邊任還奏事先遣輜重及妓妾西歸丁亥單騎馳入成都衆以爲奔敗莫不震恐蜀主問以機事皆不能對蜀主怒繫之御史臺甲午斬之於崇禮門

六月庚子上親錄囚於內苑有汝州民馬遇父及弟爲吏所冤死屢經覆按不能自伸上臨問始得其實人以爲神由是諸長吏無不親察獄訟

壬寅西師與蜀李廷

珪等戰于威武城東不利排陳使濮州刺史胡立等爲蜀所擒丁未蜀主遣間使如北漢及唐欲與之俱出兵以制周北漢主唐主皆許之己酉以彰信節度使韓通充西南行營馬步軍都虞候

戊午南漢主殺潯州節度使通王弘政於是高祖之